

从标签理论的角度论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之中的
的欺凌行为及其对残疾人的影响

التنمّر وأثره على ذوي الهمم
في "الحياة بلا لغة" لـ "دونغ شي" في ضوء نظرية الوصم

Dr. Lamiaa Aly El- Sayed El- Shikhaiby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Faculty of Al-Asun, Ain Shams University

د. لمياء علي السيد الشخبي
مدرس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ألسن، جامعة عين شمس

**Bullying on people of determination
In "Life without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labeling theory**

Abstract:

Thi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showcasing societal issues by examining bullying experienced by people of determination and their families. It investigates this phenomenon through the lens of labeling theory within the story "Life without Language" by the Chinese writer Dong Xi, a theory that's commonly employed in sociology. The story explains how society's labeling impacts self-awareness and drives one's behavior. The researcher used content analysis as one of the methods of analytical qualitativ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verbal, physical, and social bullying that a family of people of determination was subjected to, labeled by society as "disabled people". Dong Xi expressed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harm they endured, leading them to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that demoralized society. He expressed the impact of society's bullying and labeling on the healthy child of this family, who decided, eventually, to live in seclusion with his "disabled" family.

Keywords: Literature, labeling, bullying, DongXi, seclusion

التنمر وأثره على ذوي الهمم في "الحياة بلا لغة" لـ "دونغ شي" في ضوء نظرية الوصم

المخلص:

تهدف هذه الدراسة البينية إلى إلقاء الضوء على دور الأدب في التعبير عن المشكلات المجتمعية؛ وذلك من خلال دراسة ظاهرة التنمر على ذوي الهمم وأسره في ضوء نظرية الوصم في قصة "الحياة بلا لغة" للأديب الصيني "دونغ شي"، وهي إحدى النظريات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علم الاجتماع؛ لتفسير دور وصم المجتمع للإنسان في معرفته لذاته وتوجيه سلوكه. واعتمدت الباحثة على أسلوب تحليل المحتوى بوصفه أحد أساليب الدراسات الكيفية التحليلية، حيث قامت بتحليل التنمر اللفظي، والجسدي، والاجتماعي الذي تعرّضت له أسرة من ذوي الهمم نتيجة لوصم المجتمع لهم بأنهم من "ذوي الإعاقة"، فقد عبّر "دونغ شي" عن الأذى النفسي والاجتماعي الذي تعرّضوا له نتيجة لتنمر المجتمع عليهم، حتى قرروا الابتعاد والانعزال عن ذلك المجتمع المريض، كما عبّر عن تأثير تنمر المجتمع على الطفل السليم لهذه الأسرة، والذي قرر في النهاية أن ينزل أيضًا عن ذلك المجتمع غير السوي؛ ليعيش في عالم مغلق مع أسرته من ذوي الهمم، وذلك نتيجة لوصم المجتمع لهم، وتنمره عليهم.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أدب؛ الوصم؛ التنمر؛ دونغشي؛ العزلة

从标签理论的角度论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之中的 欺凌行为及其对残疾人的影响

前言：

给人贴上正面或负面的标签是社会里存在的现象。无论在家里、学校里、工作单位、朋友之间等，人们喜欢给他人贴上某一标签。例如：有的人用积极的词汇给他人贴上聪明、优秀、爱学习等类似的正面标签；有的人则用贬义的词汇给他人贴上笨蛋、说谎、调皮等类似的负面标签。根据社会标签理论，当人们给他人贴上某一标签的时候，他们不故意地让他人向标定的正面或负面标签方向行动。

残疾人是社会成员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人们应该给予他们所必要的人道主义关怀。虽然“人们通常不赞同使用给人‘贴标签’的词语，如残疾人、自闭症、盲人；而赞同强调人，把人放在前面。”（格雷厄姆·拉姆斯登，2022年，页394）但是，现实社会里仍有某些虽然他们生理是健全的人，但是他们心里确是无仁慈的人。他们经常给这一特殊的群体贴上“残疾”的消极标签。“当标签与‘残疾’这个词进行结合之后，往往就变得较为负面。”（孙玉梅，2016年，页73）东西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之中通过塑造有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和言语残疾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正常人人性的残缺。他涉及到正常人给残疾人及其家人贴上的消极标签造成的负面影响，展现了正常人欺凌残疾人的社会现象。因为社会给他们贴上“残疾”的标签，小说里的残疾人一再受到健全人的欺凌。东西表现了社会对他们进行的无穷无尽的迫害和欺辱如何让他们最终和社会隔绝。

本论文从标签理论和欺凌现象的角度对《没有语言的生活》进行分析研究，旨在展现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了被标定为残疾人的人及其家人受欺凌的现象及其造成的问题。通过对《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分析，展现残疾人由于被贴上“残疾”标签而面临的精神苦难和生存困境，揭示一下健全人欺凌残疾人引起的负面影响的一面。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笔者在本论文的创新处就是把小说之中的残疾人形象、标签理论和欺凌现象结合在一起，通过把文学作品与其它学科结合在一起来更好地理解东西创作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如何反映了现实社会里的问题。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界已有研究东西及其作品的论文。但是，在中埃文学界中好像没有一个从社会标签理论的角度论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之中的欺凌现象及其对残疾人及其家人造成的影响的跨学科论文。

因此，笔者在本论文将使用描写方法分析方式包括的一类——内容分析方式来研究文学作品如何展现了这种社会现象。笔者首先将介绍一下社会学的标签理论；其次介绍东西及其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其三介绍一下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其四分析一下小说里健全人对残疾人及其家人的欺凌行为；最终表现小说之中的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的影响。

1. 标签理论简介：

发端于美国的标签理论原来是解释越轨行为的犯罪学理论。它的开创者是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Frank Tannenbaum）。“按照坦南鲍姆的观点，社会是犯罪的制造者，对于存在越轨行为的人，社会对他会产生消极反应，越轨者对这种消极反应逐渐产生认同，因而认同自己是犯罪人而走上犯罪道路。”（任杨梓，2019年，页112）后来，它被社会学专家发扬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贝克尔于1963年又在《局外人》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使这一理论形成并流行起来。标签理论关于越轨行为的基本观点是：在人们变成越轨者并持续作为越轨者的过程中，给人们贴上越轨者的标志是一个关键因素。”（陈颖，马颖等，2009，页40）

笔者在本论文之中从该理论的角度解释一下《没有语言的生活》之中的一个健全的孩子为什么最终选择与社会隔绝。

从标签理论的角度来说，小说里的残疾人及其家人在村人的眼里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被贴上残疾人的标签而受到了人们的欺凌。笔者认为，小说之中最终发生的越轨行为，即小孩子的行为

证明了标签理论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一些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的偏差行为是由于强势群体的枉加标签而产生的。偏差行为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施加标签才是问题的实质。”（王思斌，2010年，页915）下面笔者将介绍东西和《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后，点儿仔细地分析一下这篇小说及其之中的欺凌现象。

2. 东西及其《没有语言的生活》简介：

1966年出生的东西（原名田代琳）是广西人，他生于桂西北。1986年他发表了其处女作《龙滩的孩子们》。他是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学界的晚生派作家。除了以时间为界的晚生派，东西及其创作的作品没有另一个定位或归纳。他说：“我最终没有被任何流派接纳，直到陈晓明先生命名‘晚生代作家’的时候，我才被他收入这个群体。”（东西，符二，2013年，页32）。

东西是一位擅长于写苦难的作家。他在其小说之中主要写的就是苦难的现实及其对人所造成的生存困境。“无论从文本内涵，还是艺术表达上，东西的小说都呈现出悲剧书写的特征。”（武子翔，2021年，页III）他创作的小说已受到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1996年发表的批判现实世界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一举成名。它1998年获得了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当记者问他，其小说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时候，东西回答说：“它们就是小说。为什么非得给自己戴一顶尖尖的帽子？……我希望小说别空转，每篇都能给读者一点营养，哪怕一点点，必须给。比如给一点思考，或者一个好故事、一个特别的人物什么的。”（东西，符二，2013年，页32）笔者认为，《没有语言的生活》就属于这一类的小说。其实，笔者研究这篇小说的缘起就是其别具一格的题目——《没有语言的生活》。语言是人们沟通的工具，那么没有语言的生活会怎么样？沉默的世界是怎样的？读完之后发现，它是一部让读者反思现实生活之中的社会问题的小说。东西在其中选取的题材是独特的。他以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人道主义深刻地反映了残疾人及其家人面临的欺凌、痛苦、迫害和侮辱，展现了社

会如何成为他们精神的杀手。他在其中展现了自己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及其同情，强调了残疾人的人格是完整的，而正常人的人格却是残缺的。下面笔者将介绍一下其主要思想内容。

3. 《没有语言的生活》的主要思想内容简介：

东西在小说之中反映了社会里的健全人如何对待具有听力残疾、视力残疾和言语残疾的人的一面。其实，类似的人物形象已经分别被中国作家塑造过的，但是在它之前没有一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前，瞎子、聋子和哑巴这几种类型已经分别被许多作家写过了，但是还没有人将‘聋哑瞎’放在一起写过。”（严宏智，黄晓倩，2018，页 96）

小说中没有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或空间，东西以简单平实的风格来叙述弱小的残疾人的故事。该故事发生于一个封闭的小村庄。它的主线是聋子的王家宽的行动。他与瞎子的父亲相依为命过生活。后来，哑巴的蔡玉珍跟他们住在一起，组成了由瞎子、聋子和哑巴构成的家庭。生理残疾把他们排挤出健全人的生活轨道。为了更好地了解小说之中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请看下列图。

主要人物

- 王老炳：王家宽的瞎子父亲
- 王家宽：王老炳的聋儿子
- 蔡玉珍：王家宽的哑巴妻子
- 王胜利：王家宽和蔡玉珍的儿子
- 刘顺昌：健全的中医
- 朱灵：朱大爷的女儿
- 张复宝：健全的小学老师

次要人物

- 狗子、老黑、杨光、谢西烛：健全的年轻人
- 朱大爷：朱灵的父亲
- 刘挺梁：刘顺昌的儿子
- 杨凤池：朱灵的母亲
- 姚育萍：小学老师
- 刘国芳：张复宝的学生
- 王桂林：村人
- 赵开应：摄影师傅

小说最初的场面就是王老炳因意外的事故而变成瞎子。那时，虽然他与儿子王家宽都会说话，但是因为王家宽是聋子，他们俩面临着沟通的障碍。毫无疑问，天生瞎子的其他器官比正常人更灵敏的。但是王老炳是被马蜂蛰瞎的，因此，其它的器官并不是那么发达的。他只能靠聋子的王家宽帮他。但是，他与王家宽的交流

和沟通是局限的。他们俩之间总有误会。这就是他们俩之间因为无法沟通而发生的隔绝状态。

有一天，聋子的王家宽请姚育萍老师帮他写个情书，便给朱灵。四天之后他才把信交给了朱灵。姚育萍以为自己帮王家宽写的信没起作用，因此她把任务交给了她的丈夫张复宝。王家宽把张复宝老师帮他写的情书交给了朱灵之后，朱灵的反应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从此，王家宽看不到她的笑脸。其实，由于王家宽不识字，张复宝欺骗了他，在情书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既然如此，但是王家宽还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一直到他亲眼看到朱灵与张复宝在一起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那时他憎恨自己及其什么都听不见的耳朵，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头刀割下了自己的右耳。

王家宽每天都出村去找自己的耳朵，但是他找不到。过了半个月之后的某一天，人们看到了他陪着一个漂亮的女儿一起走向村庄。蔡玉珍是漂亮的哑巴姑娘。后来，她与王家宽一起到附近的村庄卖毛笔。她居住在王老炳家之后，王老炳和王家宽之间的沟通问题才被解决了。他们俩之间的误会不再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变成为三位一体的人。

当朱灵的母亲杨凤池知道了朱灵怀孕的秘密，她反复地问朱灵怀上的孩子的父亲是谁便逼他跟她结婚。那时正常的朱灵渴望与哑巴的蔡玉珍进行互换。她想：“如果像蔡玉珍一样是个哑巴，母亲就不会反复地追问了。哑巴可以顺其自然，没有说话负担。”（东西，2022年，页9）。由此可见，东西在小说中还写了健全人的悲剧生活。当健全的人在现实生活里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渴望成为聋子、瞎子、哑巴的人。他们渴望通过与残疾人进行互换而暂时地逃避现实的冲击。

有一天，不敢出门的朱灵决定出家，当她在路上逢某人就说自己要结婚。人们问她要跟谁结婚的时候，她回答说“王家宽”。当王家宽威胁她说如果不离开他家的话，他就告诉人们张复宝是她怀孕的孩子的父亲时，她求他不告诉她的母亲说：“求你，别说，

千万别让我妈知道，我这就去死，让你们大家都轻松。”（东西，2022年，页10）当朱灵的母亲杨凤池挨家挨户地寻找还没回家的女儿时，哑巴的蔡玉珍用她的手一方面朝桃村指，一方面画着圆圈。当时，朱大爷才明白了。村里的人们到桃林去找朱灵，但是他们找不到。五天之后，张复宝在学校旁边的、只有他家用的水井里看到了朱灵浮动的尸体。朱灵自杀之后，她的母亲疯了。

由此可见，该村庄里的教师及其使命之间发生了错位。作为村庄里传道授业的代表人物，张复宝老师却欺骗了不识字的聋子王家宽；当朱灵怀孕的时候，胆小的有妇之夫的他始终没承认自己的责任，这就导致了朱灵的自杀。

朱灵自杀了之后，蔡玉珍和王老炳每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某一声音，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在家里外找了半天之后才发现，这个声音的来源来自桃林，而发出这个声音就是朱灵的母亲——杨凤池。“蔡玉珍和王老炳听到她在诅咒王家宽。她说是王家宽害死了朱灵。王家宽不得好死，王家宽全家死绝”（东西，2022年，页11）那时，王老炳决定离开这个充满黑暗的村庄。

既然如此，悲观的时间没让他们放弃希望。他们搬到对岸去建立新房子，去寻找一个远离健全人的不需要语言交流的幸福世界。他们一过木桥，王老炳就让他们在河边里洗好他们的脚。“你们都来洗一洗，把脏东西洗掉，把坏运气洗掉，把过去的那些全部洗掉。”（东西，2022年，页12）王老炳所说的就表现了东西对健全人世界的激愤。连存在于健全人世界的灰尘也不要带进他们的新家。这个细节表现了残疾人对健全人现实世界的激愤。可惜的是，读完小说之后会发现，他们最终洗不掉过去生活的印记。

有一天晚上，王老炳和王家宽睡觉之后，蔡玉珍听到外边刮的风。她从床上爬起来去看晾在外边的衣服是否被风吹落。她一个人出家之后就被躲在家外的某人强奸了。后来，便知道是谁犯了这个罪，他们三个人好像变成了一个人。瞎子的王老炳问哑巴的蔡玉珍，聋子的王家宽把哑巴的蔡玉珍的动作大声说出来，让瞎子的王

老炳知道她的回复是什么。由此可见，东西在小说中展现了残疾人的创造力量。虽然他们的身体残缺，但是他们的抗争精神让他们创造他们互相沟通的方式。他们身残而心不残，有崇高的灵魂。

蔡玉珍的强暴让他们完全断绝他们与这个社会的联系，最终拆掉了作为此岸和彼岸沟通渠道的桥梁，表明了他们对健全人语言世界的失望。从此，他们三个人一起过着生活，村里的人不再跟他们往来，他们也不愿意到村庄去。“蔡玉珍觉得他们虽然跟那边只隔一条河，但是心却隔得很远。她想我们算是彻底地摆脱他们了。”（东西，2022年，页15）

总的来说，他们的残疾阻碍了他们的沟通，也让他们面临悲剧和灾难。例如：因为王家宽是聋子，他听不见其健全的父亲被蜜蜂蛰时的呼救声，最终他的父亲失明；因为王家宽又聋子又不识字，张复宝骗他在情书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结果他失去了自己爱的朱灵；因为王老炳是瞎子、王家宽是聋子，他们家就被偷走了；因为王家宽是聋子，朱灵为了声誉就把自己怀的张复宝的孩子说成王家宽的孩子；因为蔡玉珍是哑巴的，她不能及时有效地拯救要自杀的朱灵。她被强奸的时候也无法开口求帮。由此可见，他们的残疾让健全人不断地欺辱他们，从而加剧了他们的悲剧。

过一年之后，蔡玉珍生了一个被称为王胜利的健全的男孩子，他被视为他们这个遭受欺凌的王家的胜利。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蔡玉珍高兴地陪着儿子送到学校。出乎意料，王胜利第一天放学回家之后就在他们面前唱：“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东西，2022年，页16）他在学校里最先学到的就是这首歌谣。后来，王胜利意识到自己唱的歌谣是骂他家人。“从此后，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有什么两样。”（东西，2022年，页16）

由上可见，由于社会给他们贴上“残疾人”的标签，隔绝是他们的命运，而这个隔绝在王老炳瞎了以后就开始。“在被贴上标签之后，‘残疾人’的社会地位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从原来和谐的关系日益转变成为被冷落、被歧视的关系，由此也会产生社会关系

上的障碍。”（江维果、胡杨名等，2018年，页99）连官能健全的王胜利因受到了健全人的欺凌最终主动地选择放弃与健全人沟通的权利，决定返回他家人的隔绝堡垒，与家人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笔者认为，与其说王家人苦难的生活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残缺或者他们贫穷的状态，不如说是因为村人的人性残缺所造成的。下面笔者将分析一下《没有语言的生活》之中的因被标定为“残疾人”而遭受的欺凌行为及其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4. 健全人对残疾人及其家人的欺凌行为：

4.1. 欺凌的定义、类型及其相关的角色：

欺凌现象是不同社会之中比较常见的越轨现象。“欺凌行为的相关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已有，但是至今对‘欺凌’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目前最具权威性并被广泛使用的是挪威学者Olweus对欺凌的定义：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有意地、反复地、持续地施以负面行为，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或不适应。”（芮雪萍，2018，页61）由此可见，攻击性的欺凌行为是强者的欺凌者一次或多次欺负弱者的受欺凌者，最终造成受欺凌者身体或心理的伤害。

关于社会里常见的欺凌类型一般分为直接性的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和间接性的关系欺凌、网络欺凌。前者的三种类型是传统的欺凌类型，而第四种类型，即网络欺凌是近年来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更严重的新类型。

欺凌事件发生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都扮演着某一个角色。“同伴欺凌这一行为的发生，有三个主要参与者，分别是同伴欺凌实施者，同伴欺凌受害者和同伴欺凌旁观者，因旁观者作用不同，又将旁观者划分为三类人，协助同伴欺凌实施者参与欺凌他人，保持中立者，保护被欺凌者。”（包媛晨，2019年，页8）由此可见，欺凌事件在场的人可能包含给弱者带来身体或心理伤害的欺凌者、受到伤害的被欺凌者和看到欺凌事件发生的旁观者。第三者，即旁观者也分为三种：支持并帮助欺凌者的协助者、保持中立的不采取干预行为的局外人或中立者和保护受害者的反抗者或保护者。值得注意，在欺凌事件之中，人物扮演的角色不是固定的。这次的

欺凌者，可能成为下次的受凌者，也有可能成为下次的旁观者类型之中的任何角色。

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那些被视为强者的健全人长期、持续地对被视为弱者的残疾人及其家人进行欺负和侵害，造成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这种行为在社会学里被称为欺凌行为。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里，一再遭受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和关系欺凌的残疾人及其家人最终决定不再与家外的人交往。笔者下面将分析一下小说之中的不同欺凌事件。

4.2. 《没有语言的生活》之中的欺凌现象：

小说中的残疾人和健全的孙子决定与世隔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受到社会的欺凌和压迫。社会里的人并非同情他们或者帮助他们，反而欺凌他们。“聋、瞎、哑人之外的世界似乎是一个肮脏的世界。……王家人从不伤害别人，作品里出现的每一个人几乎没有不伤害王家人的。”（徐肖楠，1997年，页29）健全的王胜利出生之前，王老炳、王家宽和蔡玉珍三个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加倍不正常的家庭。东西通过他们展现了残疾人受欺凌的命运。笔者下面将根据欺凌行为的类型及其相关的角色分析一下小说里的欺凌现象。

4.2.1. 言语欺凌：

“言语欺凌指通过侮辱、戏弄、诅咒、威胁或以其他方式表达对他人的不友好言论，叫受害者侮辱性绰号。”（方刚，2018年，页41）小说中的残疾人及其家人不断地受到言语欺凌。例如：

➤ 当刘顺昌医生治疗王老炳的时候，敏感懂事的王家宽发现所在的人们交头接耳地围观躺在床上的父亲，他觉得他们好像谈到其父亲的隐私，他马上把一条毛巾搭在父亲的大腿上。刘顺昌一看到王家宽的动作对所在的人们笑着说：“家宽是个聪明的孩子，他虽然是个聋子，但他已猜到我们在说他爹，他从你们的眼睛里脸蛋上猜出了你们说话的内容。”（东西，2022年，页1）

在这个场面可以看到，扮演欺凌者角色的人就是那些一边围观被马蜂蜇的王老炳一边低声交谈的村人；躺在床上的全身被蜇的

王老炳就是被欺凌者；聋子的王家宽就是旁观者类型之中的保护者。当他看到在场的人的行为，孝顺的他立即采取保护其父亲的行动。

这个场面就是小说中正常人对王家宽和王老炳的第一次侵占，是语言世界对失语世界的首次侵害。当刘顺昌问王家宽是否聋子的时候，欺负王老炳的人害怕了。“他们感到害怕，害怕刚才他们的嘲笑已被王家宽听到了。”（东西，2022年，页1）

➤ 刘顺昌决定帮王老炳找一个嫁给王家宽的对象。刘顺昌给他介绍了几个女人，但是她们都没有打动王家宽的心。那时，刘顺昌说：“老炳呀，他一个聋子挑来挑去的，什么时候才有个结果，干脆你做主算啦。”（东西，2022年，页5）

在这个场面之中，健全的刘顺昌是欺凌者；被标定为聋子的王家宽是被欺凌者；王老炳是旁观者类型之种的保护者。他请刘顺昌再找找另一个方法便让王家宽结婚。

➤ 受尽了同伴身体欺凌的王家宽剃完了自己的头发之后没回家，他却去朱灵家继续盖瓦。狗子和老黑看见他的时候大声喊：“电灯泡——一天都快黑啦，还不收工。”（东西，2022年，页6）聋子的王家宽没听到，但是朱大爷听得很清楚。他向他们丢下了断瓦之后才逃走了。

在这个场面中，以暴力语言的健全的狗子和老黑是欺凌者；聋子的王家宽是被欺凌者；在场的朱大爷是旁观者类型之中的保护者。

➤ 当王家宽陪着蔡玉珍到附近的村庄卖毛笔的时候，男人们欺侮他说：“他算什么，他是一个聋子是跟随蔡玉珍的一条狗。”（东西，2022年，页8）

在这个场面之中，在场的健全的男人是欺凌者；聋子的王家宽是被欺凌者；哑巴的蔡玉珍是旁观者类型之中的中立者。

➤ 当王家宽与蔡玉珍一起回家的时候，他们俩一走到朱灵家，站在她家外边的学生就开始骂王家宽。“污浊的声音像石头、

破鞋砸在王家宽的身上。”（东西，2022年，页9）那时，哑巴的蔡玉珍忍受不了，她挥动拳头让学生离他们走远去。

在这个场面之中，这些健全的学生是欺凌者；聋子的王家宽是被欺凌者；蔡玉珍是旁观者类型之中的保护者。

➤ 被蔡玉珍走远去的学生又聚集对他们喊道：“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东西，2022年，页9）

在这个场面之中，健全的学生还是扮演着欺凌者的角色；聋子的王家宽和哑巴的蔡玉珍是被欺凌者；蔡玉珍还扮演者保护者的角色。“蔡玉珍回身去追那个领头的学生。”（东西，2022年，页9）

➤ 寄托全家希望的王胜利在家人面前唱着自己在学校学会的歌谣：“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东西，2022年，页16）王老炳一听到就打了他一顿。“王老炳举起手里的烟杆，朝王胜利扫过去。”（东西，2022年，页16）

在这个场面之中，学校里的健全学生是欺凌者；不懂事的王胜利通过唱这首欺负其家人的歌谣还扮演着欺凌者的角色；王家宽、蔡玉珍和王胜利是被欺凌者；一听到这首歌谣就打了王胜利的王老炳是旁观者类型之中的保护者。

➤ 除上述的例子之外，小说里还有几个反复发生的言语欺凌事件。例如：村里的人一直以王家宽身上的残疾来叫他，嘲笑他，欺负他。例如：

-当王家宽在树下找找其被割下的耳朵的时候，王桂林笑着对他说：“你怎么在这里找你的耳朵，你的耳朵早被狗吃了，找不到了。”（东西，2022年，页7）

-当朱灵问刘国芳她在树林里看见了谁的时候，刘国芳说：“我看见聋子王家宽在树下找什么。”（东西，2022年，页7）

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原来是沟通的工具，语言却变成为锋利的剑刃。汉语里有一个成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社

会里的健全人以暴力的语言刺向残疾人的心脏，造成难以治愈的伤口。

4.2.2. 身体欺凌:

“身体欺凌指通过不受欢迎的方式进行推搡、踢打、做手势或其他侵犯他人身体的行为，或对他人的财富进行损毁和掠夺，对受害者进行重复性的物理攻击。”（方刚，2018年，页40）小说之中的例子有：

➤ 村里的几个男人虐待王家宽。有一天，狗子看见他帮朱大爷盖朱灵家的屋顶，他用手请王家宽下来。王家宽下来之后，狗子拉他到老黑家。王家宽在路上求狗子让他盖完屋顶，但是狗子还是拉他到老黑家。用暴力剃了他的半头。“狗子于是勒住王家宽的双手，杨光按下王家宽的头。王家宽的头被浸泡进一盆热水里，就像一只即将扒毛的鸡浸入热水里。王家宽说你们要干什么？王家宽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被狗子和杨光强行按坐在一张木椅上。老黑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刀走向木椅，老黑说我们给你剃头，剃一个光亮光亮的头，像十五瓦的电灯泡，可以照亮朱家的堂屋和朱灵的房间。王家宽看见狗子和杨光哈哈大笑，他的头发一团一团地落下来。老黑把王家宽的头剃了一半，示意狗子和杨光松手。”（东西，2022年，页6）王家宽求求他们帮他剃完，他们笑着摇头。当杨光嬉皮笑脸地去帮他剃完，王家宽害怕杨光像其他人一样剃就闪开自己，在镜子面前给自己剃完了他的头发。

在这个攻击性的场面之中，已知聋子的王家宽求爱漂亮的朱灵的健全的狗子、老黑和杨光是欺凌者；聋子的王家宽是被欺凌者。

4.2.3. 关系欺凌:

“社交欺凌又称关系欺凌，是通过排斥、剔除和孤立行为来破坏某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关系。”（方刚，2018年，页42）

笔者认为小说中刘顺昌医生和张复宝老师对王家宽的意见和判断都呈现了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无论是医学角度的治

病救人还是人文方面的知识启蒙，在这个村庄都是失败且无望的，整个村庄处于一片昏昧之中。”（赵双花，2011年，页92）例如：

➤ 刘顺昌医生承认王家宽又聪明又细心。他很想让他做自己的徒弟，但是王家宽的残疾阻碍他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他不是个聋子，我真愿意收他做我的徒弟。”（东西，2022年，页1）

在这个场面之中，健全的刘顺昌是欺凌者；聋子的王家宽是被欺凌者；在场的村人是旁观者类型的中立者。由此可见，在社会的眼里，被排斥的残疾人是依赖者、弱者、失能者。

➤ 当张复宝老师看到王家宽站在教室的窗口看学生读书的时候，他想王家宽是否想请他当他的老师。但是张复宝想：“他的耳朵有问题，我怎么教他？”（东西，2022年，页5）

在这个场面之中可以看到，受欺凌者的王家宽被欺凌者的张复宝已排斥和忽略了。他没想办法便帮助他，却欺骗了他。

由上述的两个场面可以看到，特殊的王家宽因为被贴上的聋子标签而往往被以为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残疾人，他被自然而然地排斥在就业和教育环境之外。笔者认为，这两个关系欺凌事件展现了残疾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许多残疾人所面临的困难境地并不是他们自身不够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性，使其有意无意地将大多数残疾人尤其是农村残疾人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而导致的。”（颜贺，2012年，页25-26）

由上可见，小说之中最常见的欺凌类型是言语欺凌，关系欺凌次之，身体欺凌的发生率是最低。笔者认为这就是因为这是一篇关于语言的小说。社会的正常人对残疾人给予的并不是应有的理解、同情和宽容，反而是言语欺凌和伤害。“可以说这篇小说触及到这样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语言创造了人类文明，但语言又在伤害人性。”（贺绍俊，2022年，页138）

5. 小说之中的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的影响：

毫无疑问，欺凌事件对被欺凌者造成不良的影响。被贴上“残疾人”标签的王家人最终决定把自己封闭起来，放弃与健全人交流，从而能够保护自己。东西通过写王家人的故事轻而易举地展现了残疾人的伤痛和无奈，同时审视和批评充斥语言污秽的现实世界。当他们开始过着幸福的生活，人们无休无止的欺凌和蔑视打击了他们的生活，不让他们安宁。一系列事件逐渐把他们与社会的隔绝推向深入。下面笔者将说明一下欺凌事件对王家人的影响。

5.1. 王老炳：

作为一家之主的王老炳是坚强、正直、慈祥的人物。当他突然失明的时候，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却坦然地面对现实，客观地面对生活。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冷静地、客观地处理。但是，由于他无法面对健全人，他的反应只是容忍和无奈。“被欺凌者在受到欺凌之后，由于害怕受到欺凌者的报复，往往会选择独自默默忍受。”（胡慈欣，韩冰清，2020，页 91）例如：

➤ 当刘顺昌把偷走王老炳家里腊肉的儿子刘挺梁带到王老炳面前便惩罚他的时候，王老炳的反应却是，摸到了刘挺梁的手，松开了绳子并提醒他说，从此不再偷他家里的东西。当刘顺昌奇怪地问他为什么打发了刘挺梁的时候，王老炳回答说：“我是瞎子，家宽耳朵又聋，他们要偷我的东西就像拿自家的东西，易如反掌，我得罪不起他们。”（东西，2022年，页 4）；

➤ 当王老炳和蔡玉珍看到那个把朱灵的死归咎于王家宽的杨凤池在桃林里诅咒他们的时候，王老炳的反应就是搬家，他说：“我们还是搬家吧，离他们远远的。”（东西，2022年，页 11）。

➤ 面对蔡玉珍被强奸事件的时候，王老炳的反应就是：“如果我的眼睛不瞎，那人哪怕跑到天边，我也会把他抓出来。孩子，你委屈啦。……她看见王老炳瞎了的眼窝里冒出两行泪。”（东西，2022年，页 14）

由上可见，王老炳相信退让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主要武器。面对社会的不平等的时候，他并没渴望与健全的人进行身份互换。他

却自动地决定远离和隔绝。好像残疾人对健全人的现实世界不予理睬，他们三个人一起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家庭。

但是，笔者认为，小说的悲惨结局说明了，躲避和退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虽然退让是王家人在社会不断的入侵和搅扰的压力下而不得不选择的防护自己的方法，但是它并不是最典型的方法，因为他们还受到欺凌。如果要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就该清洁健全人的语言世界。他们还要勇敢地面对健全人现实世界的疏离和破坏，而不该一步一步地妥协。应该学会如何改善社会的文化环境、提高正常人的素质，同时学会如何在苦难中生活。

5.2. 王家宽：

虽然他不断地受到了村人的歧视和欺辱，但是他没失去他人性的积极一面。这主要体现于他的令读者敬羡的人品及其行为。例如：

➤ 当他发现鸡瘟是从老黑家开始的时候，有道德的王家宽斥责他说：“你真缺德，鸡瘟来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东西，2022年，页2）；

➤ 下大雨的时候，朱大爷被从没盖好的的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淋醒了。他突然听到了某人从屋顶喊“塑料布”。朱大爷和家里的人都把塑料布交给了那个人，用遮雨挡风的塑料布堵住雨水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人就是聋子的王家宽。

➤ 他每天陪漂亮的蔡玉珍到附近的村庄卖毛笔，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不陪她的话，蔡玉珍会受村人的欺负；

➤ 朱灵自杀之后，赵开应带着他照的照相到村庄收钱。那时，杨凤池说她的女儿已经死了，而没给他钱。当他准备焚烧朱灵照片的时候，王家宽掏钱把那些代表爱和青春的照片买下来了。

笔者认为，王家宽可贵的言行展现了他比村里的健全人好得多，同时展现了村人丑恶的面目。“聋子王家宽心底的纯净似是未曾污染的雪山融水，虽也纤细，但与其他村民相比，还是丰富亮丽。”（赵双花，2011年，页93）他也是一个乐观的、充满活力的

年轻人，他的残疾没阻碍他的生活及其对爱情的执著。由此可见，丑恶的人性没在阳光的王家宽的心灵投射阴影。

5.3. 蔡玉珍：

一再受到村人欺凌的蔡玉珍不能用语言对欺凌者进行自卫反击。她忍受不了，渴望与什么都听不见的王家宽进行互换。例如：

➤ 她不可忍受听到学生对王家宽所喊的侮辱话。当学生一起喊道：“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东西，2022年，页9）她就去追领导他们的学生。可惜的是她被石头倒下来，她的鼻子流出了几滴血。什么都听不见而毫无知觉的王家宽笑着帮她站起来。那时，哑巴的蔡玉珍心里想：“还是王家宽好，他听不见，什么也没伤着，我听见了不仅伤心还伤了鼻子。”（东西，2022年，页9）

由此可见，东西在小说之中不仅写了健全人渴望与残疾人进行互换，还写了残疾人渴望与残疾人进行互换的悲剧现实。原因在于暴力的语言。“健全的人们虽然没有失去语言的功能，但他们失去了纯洁的正常的语言系统。”（刘铁男，2009，页106）

当王胜利在她面前唱着欺凌他家人的歌谣，原来高高兴兴地送他到学校的蔡玉珍失望了。“蔡玉珍的胸口像被钢针猛猛地扎了几百下，她失望地背过脸去，像一匹伤心的老马，大声地嘶鸣。……她一个劲地想我以为我们已经逃脱了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东西，2022年，页16）由此可见，言语欺凌伤害了她的心理情感。

5.4. 王胜利：

当蔡玉珍生了完全健康的正常孩子，王家人相信自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王胜利能够打破他们的隔绝状态，这个五官健全的孩子能够建立他们的尊严。“家宽、玉珍和我终于有了一个健康的后代，他耳聪目明口齿伶俐，将来他长大了，再也不会会有什么难处，他能战胜一切，他能打败这个世界。”（东西，2022年，页15）

出乎意料，王胜利却把他们的隔绝状态推向极端。当他在家人面前唱着自己在学校的第一天学会的歌谣，他们失望了。王老炳一听到这首破裂的歌谣就打了王胜利一顿，批评他说：“我们白养你了，你还不如瞎了、聋了、哑了的好。……你知道蔡玉珍是谁吗？……她是你妈。……还有王家宽是你的爹。”（东西，2022年，页16）挨了王老炳的批评之后，王胜利才意识到自己唱的歌谣是骂他家人。“从此后，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有什么两样。”（东西，2022年，页16）

这种悲惨的结局展现了社会的面貌，让读者陷入伤痛和绝望的深渊。笔者认为，王胜利的选择证明标签理论的观点。“这些标签不一定能从客观上反映这个人是什么，但它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人将会‘变成’什么。因为标签改变别人对被贴标签者的认识，也改变了被贴标签者本人对自己的认识，进而影响了他的发展，并使之可能成为标签所标定的身份。”（王园园，2016，页93）

从此，原来是健全的孩子最终选择按照他被社会标定的标签来行动。“当儿童被贴上这些标签后，心灵上会烙上印迹，慢慢从内心接受这样的评价，从而依照他人的评价与判断来行事。”（邓华丽，2014，页15）被社会标定为残疾人的健全的孩子按照所标定的而行动，跟其家人一样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这些话语把幼儿往这些消极的‘标签’上推了一把，同时也把幼儿推向了反社会情感的态度和行为上。”（王园园，2016，页93）

总的，言语欺凌严重地影响着王胜利的心理健康及其正常的人格发展。“此行事人从公众的反应中不断得到暗示——我是一个‘越轨者’，从而在耳濡目染中或自愿或不自愿地接收了这一‘越轨者’的标签。”（徐庄敏，2021年，页91）由此可见，原来肩负着打败世界使命的王胜利却被健全人的现实世界打败了。东西通过王胜利因为语言伤害而主动地选择沉默寡言提醒读者，如果人们不自救的话就会面临类似的悲惨结局。

结语:

一般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镜子。东西在小说之中为读者展现了社会生活里的社会现象，即欺凌现象，及其对残疾人的影响。同时，展现了语言如何是一把双刃剑的武器。即，它能鼓励人、安慰人，也可以伤害人。

总的来说，造成王家人的悲剧并不是他们身上的残缺，而是村人人性的恶。健全人对残疾人及其家人随意贴上的消极标签是一种反道德的不良行为。东西通过写他们的悲惨命运和正常人人性的残缺揭开了社会的伤疤，力图唤醒读者内心的责任感。社会应该反思怎样为残疾人提供一个适宜他们生活的健康社会环境。社会里健全的人应该正确地看待残疾人，了解他们的差异，尊重他们的感受。

参考文献

1. 包媛晨.(2019年).《同伴欺凌受害类型和持续时间与青春期发育的前瞻性关联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 陈颖, 马颖等.(2009年9月).《社会标签理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启示》.《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第30卷,第9期,页40-41.
3. 邓华丽.(2014年3月).《“贴标签”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及其社区矫正》.《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第27卷,第1期,页14-16.
4. 东西.(2022年).《没有语言的生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 东西, 符二.(2013年).《不顾一切的写作,反而是最好的写作》.《作家》,第1期,页28-37.
6. 方刚.(2018年).《让欺凌归‘零’:终止校园欺凌工具包》(微信读书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 格雷厄姆.拉姆斯登.(2022年).《欺负别的孩子时,他们在想什么:从发展心理学看校园欺凌》(微信读书).(一言,翻译)北京日报出版社.
8. 贺绍俊.(2022年).《从语言通往哲学——重读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小说评论》,第1期,页136-139.
9. 胡慈欣, 韩冰清.(2020年2月).《校园欺凌中被欺凌者的关注与思考》.《现代中小学教育》,第36卷,第2期,页90-92.
10. 江维果、胡杨名等.(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微信读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 刘铁男.(2009年10月).《冷峻的文本和深刻的疼痛——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对失语状态的后现代表达》.《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5期,页104-106.
12. 任杨梓.(2019年).《标签理论的现实化路径》.《云南警官学院学报》,第2期,页111-115.
13. 芮雪萍.(2018年2月).《校园欺凌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教育导刊》,页61-64.
14. 孙玉梅.(2016年).《对残疾标签的回应与超越》.《现代特殊教育》,页73-74.
15. 王思斌.(2010年).《社会学教程》(微信读书版)(第三版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王园园.(2016年11月).《“谁的标签”与“谁的发展”——论标签对幼儿社会化的影响》.《育人星空》,页93.
17. 武子翔.(2021年).《东西小说的悲剧书写》, 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
18. 徐肖楠.(1997年).《晚生的现实主义——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语言思考》.《河池师专学报》,第4期,页28-32.
19. 徐庄敏.(2021年).《标签理论视角下班级消极型非正式群体的剖析及转化策略》.《小学教学研究》,页91-94.
20. 颜贺.(2012年).《我国农村残疾人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
21. 严宏智, 黄晓倩.(2018年10月).《<没有语言的生活>及其影视改编的三个结局浅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35卷,第5期,页96-99.
22. 赵双花.(2011年).《隐喻:通往真实之门——读东西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名作欣赏》,页92-93.